

问题：我爸不停否认我关于男女平权的观点，并且说我以后在社会上会混不下去，我该怎么办？

题目描述：比如我说滴滴出台不允许夜晚接女乘客的政策其实是不对的，比如我说既然你可以接受女孩子男性化那么你也应该接受男孩子女性化，比如我问他为什么要先指责南京那个被男友杀害的女孩太幼稚没有防备心等等，这些话都会导致我们的讨论变成吵架，最后我嗓门不够高且吵不过就开始没用地哭，然后他继续数落我“上大学白学了”“天天拿着手机就不看正能量的东西”“我的思想可以适应社会，你的能吗”“不要拿所谓女权观点卖弄，这就是现实，你得接受”。

尤其是这天新闻报道说南京女孩是被男友杀害了，他上来就说女孩幼稚没防备心。我举个例子问他如果朋友喊他到野外吃烧烤他会不会去，如果他欣然前往是不是也算没有防备心。他怎么回答的我给忘了，当时太紧张了。我抓住他这句话不放应该也是我太敏感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对一个女性受害者要求太苛刻了，所以我憋不住要讲出来上面这两句话。然后果不其然今晚我又没用地哭。

关于我自己：首先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而且成长经历中受过很多性别歧视，所以一遇到这种话题就会很敏感，和他讨论或者辩论时语气就会变得很硬，这会让他觉得我在“甩脸子”，让他很生气。其次，我不确定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太偏激了，性格是不是太敏感了。如果有的话，请大家指出来吧，谢谢大家。和我爸的一次次争吵中我开始有点否定自己，每次争吵结束后我都很绝望。以前我对自己是个女性这个事实并不排斥，现在开始为这个事实而难过。

讨论这类问题，是需要很高的条件的。

大部分家常对话中，对这类问题的讨论都没有质量可言，也没有有意义的成果可言。

其本质多半只是一群人挤在一起发生了一次“焦虑激荡”。

也就是甲的焦虑表达，触发了乙的恐惧想象，刺激乙也做了焦虑表达。而乙的焦虑表达又触发到甲的恐惧想象，导致甲加重语气、加大力度的再次做出焦虑表达。

双方都在被自己幻听幻视的风车巨人吓得魂不附体，红着眼睛迎着破枪，英勇的搏斗。

那个时候，你们是在与寄生在自己心里、却附身在对方身上的魔鬼抱摔在一起。

他也不是在对你说话，你也不是在对他说话。你们的“激烈冲突”，只是形式上发生在你们之间，但实际上发生在你们自己和各自的心病之间。

简单来说，这位父亲反对的并不是女权的主张，而是女儿持有这种主张的姿态。女儿反对的，其实也不是父亲对自己主张的不认可，而是父亲不认可时采用的这种“连正眼一看也不肯”的方式。

你从这里要学到一件最重要的事——随时随地都能看清楚自己在对谁说什么、做什么，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何止不是理所当然，事实上可以说是一项神通。

迈不过这个门槛的人，实际上几乎可以说一直都活在层层叠叠的误会，以及误会所固结出的看似坚固，实则布满裂纹、岌岌可危的“习惯”里。

大多数人，都是在拼着极大的“努力”，在解决其实不存在的问题，事实上是靠着这些行为的一种 ta 本人并未觉悟的副作用，维持了一种事实上在威胁着 ta 的危机的稳态，从而获得了一种奇妙的、然而却是虚假的控制感、安全感。

打个比方，就像古人会相信漫长而隆重的求雨仪式可以召唤来龙王下雨，其实这只是因为动辄可以续期到九九八十一天求雨仪式很自然的能大概率熬到自然降雨而已。

讨论问题而要有所得，这本身就是一件有规矩的事，

不得其人，不当其时，不在其所，不论其事。

否则非但其结论没有意义、徒耗生命，还可能更生无谓的痛苦、诱发无明的妄念、还要造成本可以不发生的伤害。

甚至由此迈入一段迂回曲折的歧途。

记住了——不得其人、不当其时、不在其所，不论其事。

只要你开始在谈论事情的时候考虑这是不是可论、当论之人，这是不是可谈、当谈之时，这是不是可论、当论之所，无论你的标准是多么幼稚、粗糙乃至错误，你都会获得没有这意识的人可能一生望尘莫及的益处。

不得其人、不当其时、不得其所，不论其事。

编辑于 2021-05-15

<https://www.zhihu.com/answer/1729020018>

---

评论区：

Q: 哦我明白了，我本以为这是在讨论教育问题。

事实上她和她父亲之间发生可以进行无休止的观点对撞且各持自见，持续证明彼此错误的说服和辩论，更可能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或者其他原因。甚至因为彼此的心病而让它持续下去，而达到内在的某种情绪的宣泄，某种平衡，某种联系。我个人倾向于发生了的可能是因为它起到了某种作用。确实，讨论应有规矩。有些讨论只试一次就知道不可行了，非要硬来不可，只会制造伤害。只要明白这点，就可以省下不少时间。

说到这种心病。仿佛看到，一个孩子长大，有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羽翼正在逐渐成熟，正要准备挥动翅膀去起航。她即害怕又好奇，更多的是没有表达的哀伤，因为她也看到自己的父亲正在老去，不再像以前那般能够百般正确，能够说无比正确的话，作为她身后的山。让她有安全感的存在。这也许是她无法面对，或者正在学习如何去面对的，她可能甚至有些不敢相信，所以她还是缠着父亲一顿顿辩论，企图父亲还能在她眼里更强大，还能跟上自己的脚步，得到彼此的认同，继续相互共生，这样她就可以避免面对，某种安全感的丧失，面对不确定的世界的焦虑，某种要去独自认识个闯荡世界的恐惧。

她拉扯着父亲说，你赶紧明白起来啊。她愤怒着说着这些话。

看起来她需要父亲的认同，同时，也是她需要认同于父亲。

这种愤怒之下，往往藏着一种恐惧，那是一个即将独立高飞的孩子的恐惧，是一种成人仪式。

---

Q: 感谢…附加的问题：当不论其事时，该如何摆正当下的态度…当做耳边风??

A: 扯开话题，不要硬聊

---

更新于 2023/1/10